

黄 绣 球

顾 琐 著

第 一 回

论房屋寓民族主义 叙天伦动巾幗感情

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，叫做自由村。那村中聚族而居，人口比别的村庄多上几倍，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，村前村后，分枝布叶，大都是黄氏子孙。合村之中，物产丰盈，田地广阔，所出的人，不论男女，也都文文秀秀，因此享惯现成的福，极怕多事，一向与外村人不通往来。外村人羡慕他村上富饶，妒忌他村上安逸，晓得他一村人的脾气，就渐渐想出法子来联络，又渐渐拿起手段来欺侮，弄得自由村全没有一点自由乐趣。这且不在话下。

单表他村上有一人，名叫黄通理，此人约莫三十几岁，很出过几趟门，随处考察，觉得自家村上各种风物，无一不比外面强，却无一能及外面光彩，想来想去，不懂什么原故。要讲读书人少，眼见秀才举人，比村上的狗子还多；要讲做官人少，眼见红顶子、蓝顶子，用巴斗箩担也就量不清，挑不完；要讲种田经商的人少，眼见田户完粮，却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，生意买卖差不多都是累万盈千，怎么问起来，总说是十室九空，只剩得一个外面子好看。乡绅不顾百姓，百姓抱怨乡绅，乡绅百姓，又全与商家隔

膜。读书先生，除了想进学中举之外，一无念头，连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^①，甚至各种人的坏处，读书人无不兼而有之，真真应着俗语所说“关于天数”。但是天数何尝就能弄到如此，总要出些人力斡旋，才可挽回造化。^②

黄通理正在自猜自解，忽然他妻子出来，言道：“后边一带房屋，今年被风雨吹打，像要倾倒，官人要赶紧雇个匠人修理修理。”黄通理听见此话，猛然用手掌在案上一拍，仰面向天大声叹息，喊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他妻子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官人，这房子修不修在你，我不过讲一声，何必这般动怒？看来雇个匠人，也花费有限，值得如此发急？我想房子是世代代要住的，总得图个结实坚固。倘然后边一倒，保不住牵连正房也要摇动。就说正房无碍，到底坍了一边，把一座整整齐齐的屋子变了破坏，成个什么样儿！”^③黄通理听到此处，益发凝思出神，说道：“哦！哦！！变了破坏就不成样儿了，我想要成个样儿，索性一齐破坏了他，不是修饰修饰可以保得长住的。”^④原来，黄通理因为他心中的事忽然触着了修理房屋的话，大有所悟，不觉心口自商，借题发泄。他妻子不明就里，只当他不肯，同他呕气，便说：“房屋应修的，自然要修，犯不着说些气话，嫌我多事不耐烦似的，是何苦呢？”通理扑嗤一笑，说：“你去罢，你的话不对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同你也说不上。”^⑤他妻子搭讪着走了开来。黄通理又自言自语，叽哩咕噜了好半会，才出至门外，将他那后边屋子仔细一瞧，又将他正房四面一看，负手而行。^⑥踱了几百步，走进一家茶坊，泡了碗茶，兀是纳闷。看官估量着他闷的是打房屋主意，或者是无钱修理了。做书的却不曾问得，只知黄通理当下坐在茶坊，所见吃茶的，大半是族中长幼，各人言谈，嘻嘻哈哈，全无一桩正事。问起农务，都说是要看年岁；问起生意，都说是不敷开销；问起男孩子们，说是还不曾上学；问起女孩子们，谈是还不曾裹脚。^⑦七嘴八舌，听了半天，有的约了去吃酒，有的约了去吃乌烟，就陆续散完。

日已沉西，黄通理想道：“我们这村上的人，一个个如此模样，难怪风土人情如此颓败。^⑧算来这村上大半姓黄，虽说是年深日远，疏散无稽，毕竟田地都是姓黄的开辟，子孙都是姓黄的遗传，数千年繁衍至今，好容易成了这个村子，不讲替我那创造的始祖争些外面的好处，也须同心协力，做点气派出来。如今竟像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，

① 眉批：最可怜是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。

② 何尝不出力！何尝不斡旋！却可惜力是误用，愈斡旋愈成窟窿。

③ 此一段说话，为黄绣球全书发脉，即为黄绣球一生立影。

④ 此一语亦为黄绣球立案。

⑤ 意思是已针锋相对，故后来一引便上。

⑥ 看房子者不是看房子，写出有心事人的神情。

⑦ 不会裹脚一句，是为下文地步。其余是陪笔，亦是书中正意。

⑧ 以下隐寓发挥民族主义。民族主义者，同种族、同宗教、同言语之人独立自主组织政府，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之意。此至十九世纪之末所争义务，今二十世纪，已进而有民族帝国主义。民族帝国主义者，则国民之实力已充于内而溢于外，可张权力于他族之意。此书只讲上一义，以我国程度尚须求自治独立也。

岂不可惜！一个村子，分开来有几千百所房屋，合拢来，却与一所房屋似的，正似我妻子所说的话，倒了一边，保不住要牵连摇动。房屋倒了，还要牵连，岂不是村上的风俗，坏了一件，也牵连十件百件？人情坏了一个，也牵连十个百个？一而十，十而百，那就一齐败坏，不可收拾，实在可怕可恨！但是我一人所见如此，我们村上明白事理的，总该还寻得出几位。待我回家拣个日子，办两席水酒，请些人来商议商议。就拿我房屋倾歇，急须拆造的事，借为演说，想必有一二动听。”

一日，黄通理果然叫他妻子办了两席家常便饭，免不得肥鱼大肉，十分丰盛，请了些同族等辈。大家一到，心里猜着：既不是有什么喜庆的事，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谕，要写什么捐，议什么社仓积谷。再不然，办警察，办团练，这些事情要大家商议。内中一人说：“这都不像，我家通理先生向来不管这些闲事。听见外头讲，今年村子上瘟疫很重，有几个人出头，要建斋打醮，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，莫非通理先生为了这个，要同我们商量？至于那地方官府的事，莫说通理不管，我们也大家不情愿。这无非把我们村上的钱，白白送与官府，赚上腰包，我们还不如去养猫喂狗，倒有点用处呢。”^①说话之间，通理走了出来，先叙些浮文，都说今日有何事见谕，这般费心，却都来叨扰。通理道：“自家人说那儿话。连日只因舍下房屋，今年被风吹雨打，有两间要像坍塌，心中烦闷。偶然想着诸位，邀过来谈谈。诸位赏光，菜是没有，这酒是可多喝几杯。我还有别话奉商呢。”当下各人坐定，有一位姓黄名禄的，开口先说：“府上房子是多年老宅，如今若要修葺，却不宜轻举妄动，须得请个看阳宅的先生，拣个好日子，或是应该抽梁换柱，或是应该添瓦砌墙，倒也不轻容易，若还可以将就得过，不如雇两个瓦木匠，先用木架子支他几年，再用石灰砖瓦粉刷点，填补点，料也不妨。”^②又有一位姓黄名树的，接口道：“我认识个瓦木作头，手艺很好，包工也很便宜，你老若是这么办法，我明日就荐他到府上来，叫他收拾收拾。”^③这两位的话，入了黄通理的耳朵，好不中听。^④心上原想借着房子同他们说些整顿村俗的道理，他们先晓晓不休，反觉无从插口。转念听他们的言论口气，也都是一派倚赖性质，未必能干得甚事。且待我就他们的话，打动一下，看是如何。便站起来，斟过一回酒，敬上一回菜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我这房子，年代太久，内中木料都已霉烂，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头，墙上加刷一层石灰，自然还可将就几年。但是我看这村上住的人家，大大小小，他那房子有的已经支了木头，有的已经刷过石灰，又有的早经风水先生看了，只觉得总是东倒西歪，外面光

① 官府的事，腐败如此，的确只晓得赚钱。百姓们又只晓得敛钱，做斋醮，所以难了。此段口角，神情举一，可以概百，为全书蓄势，不是冗文。

② 政府议改革新政的影子。

③ 京外办事，依托西人想从中发财的影子。

④ 说些黄落话，打一个横竖的主意，如何入得耳？

华，内里枯朽。^① 假如一年一年的，你家将就些，我家也将就些，只怕到后来一齐倒个干净，请风水都请不着，雇木匠却雇不来，岂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吗？”几句话，说得合席好笑，就有人说：“通理先生，你这话呆了，从来只有水火之灾，遭个大劫，或者房屋一齐受累，那有好端端便旧点破点，会一齐坍了的？这就过于多虑，虑的又不在理了。”^② 黄通理道：“怎么不在理？不过我虑的，是世界上的公理。须知那水火之灾，一半虽是人事不谨，还有一半天意在內，这大家住的房子，你连我的墙，我靠你的壁，^③ 你家将就支砌支砌，我家也将就支砌支砌，眼见得我们村上，都是祖传的老宅子，也经过几番水火，加上年年的雨雪风霜，难道就这么支得过去？^④ 万一我家的倒了，连累你家，你家的倒了，连累他家，接二连三，岂不要倒个干净！”说至此，大家放下杯箸，说：“这般道来，莫非想把一村房子都拆了重造吗？^⑤ 看你酒也喝得不多，全是说些醉话！^⑥ 正正经经，你那房子若是修，若是拆，我们总得来帮忙，不修不拆，也不必烦闷。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得了一天，算一天。俗语说得好：‘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’我们守着祖宗的遗产，过了一生，后来儿孙，自有儿孙之福，我们年纪已渐渐老了，讲不得德润身，还讲什么富润屋呢？”^⑦ 黄通理本来话犹未尽，至此又被一番抢白，好气好笑，心知这一班人，都会意不到我的宗旨，半晌沉思无语，只索叫妻子搬过饭来，让他们吃了好走，只白白厮混了一天功夫，听了些无味语言，看了些可憎面目，都怪自己没有眼识，当他们是明白事理的，不道也同茶坊里一班人物一样，这可就无法可想。^⑧ 于是胡乱的就让了饭，送了诸人出外。他妻子见他十分懊闷，又方才他席上的话，也约略听见几句，猜着他嘴里讲的房子，心里头的意思却不是为房子发作。^⑨ 前日同他讲修理房子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意思同我说不上，如今同人家也说不上，究竟葫芦里卖的甚药，倒要去问个明白。^⑩ 一面收叠碗盏，打扫厨房，把开水泡上一壶茶，走入里面房屋。黄通理却已蒙被睡了，到晚来饭都未吃。他妻子怕他是醉，^⑪ 也就不去惊扰。这晚一夕无话。

次日早起，黄通理坐在书房。他妻子梳洗已毕，搬了早饭过来，唤同他两个儿子一

① 历年办新政办新学的影子。

② 以不呆为呆，以有理为不在理，懵懵懂懂，如今的人，何莫非此等见识！

③ 此即《新大陆游记》所言“小房非特大楼而始立，大楼必恃小房而始存”之意。

④ 自通商以来，吃交涉的亏，受外人的苦，实比水火风霜尤烈。无如只讲将就将就，那有个终久，将得下去的，将不去，便一齐倒了，势所必然！

⑤ 不客气，一定要拆了重造。

⑥ 自己在醉中，反说人醉，世上人无不如此。

⑦ 这一段数语，包括一切呜呼派、旁观派、保守派、厌世派与那甘心老弃的诸派。

⑧ 吾辈无一日不白混了功夫，可叹！

⑨ 灵心慧解，以前竭力的腾蓄，都只为透发此一语而作。

⑩ 一语过脉

⑪ 此处怕他是醉，与上文说醉的话不同。

起来吃。大的儿子七岁，小的儿子五岁多，大儿子生得乖角文弱，小儿子生得英锐刚强。^①平常带着两个识识字，讲些蒙学教科书，也都有些领会。这日见他两个同吃早饭，问道：“譬如这碗饭，弄了好些污秽在上面，便怎样法子？”大的说：“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。”小的说：“不然，这一碗饭有限，倘或那污秽洗不清楚，就要吃坏人，不如倾拨了另换一碗。”又问：“譬如一棵花，种在地上，花上爬了些蚂蚁，这便怎样？难道就把花掐了不成？”那大的说：“这与花何害？只要将蚂蚁除去便是。”小的又说：“不然，好好的一朵花，固然不能掐去，但是蚂蚁除了又有。就算这枝花上除去，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，除之不尽，劳而无功，不如寻着蚂蚁的窠，或是掘了他的根，或是把种的花移种在好地上去，叫蚂蚁无从再爬，然后我们的花才能开得枝枝茂盛，年年发荣。”^②黄通理听他小儿子的话，十分中意，不想这小小孩子倒有这般见识，就趁势问他：“你娘说，我家后边房屋像要倾倒下来，这是要修理呢，过是要拆掉了他？”两个儿子尚未回答，他妻子说：“我正要问你，连日你为着房子的事，同发痴一般。昨日又与人家发了多少议论，到底在这房子上，另有什么用意？”^③黄通理道：“不要忙，且听小孩子们讲讲。”他那小儿子就说：“这个要看房子的大势，我就知道了。”^④他妻子说：“五岁的小孩子，晓得什么！你也去问他？”黄通理道：“不要看轻了五岁孩子，他这‘要看大势’的一句话，就很有道理。对你讲了罢，我实为我们村上的风俗人情败坏到不成样子。名为自由村，自己村上的人，全不知振作，反被外村人挟制，受外村人糟蹋，^⑤想要恢复我这‘自由’两字的权限，组织我‘自由’两字的光彩，所以在这房子的事上有多少寓意。”^⑥他妻子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原来如此，^⑦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，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？”黄通理一跃而起，说：“怎么没有？”他妻子说：“有就好了。”急忙收拾碗箸，撇着两个儿子，大踏步出至厨房，回到卧室，“扑通”将房门一关。

他那七岁的大儿子，随了出来，看他母亲关起房门，只道是与他父亲斗气，在房门外喊起来。毕竟他两口子不曾斗嘴，那里有什么气斗？却是房门关得跷蹊，做书的人，也不觉替他小孩子着急，待我慢慢的弄个明白，下回交代，看官不要一同着急罢了。

① 此处又腾蓄一大段，仍含着多少寓意。两个儿子的名字暂不出现，亦留为后文地步，不独不宜率，且有作用也。

② 现在办事，多是这文弱大儿子的意见，不是那英锐小儿子的意见。语语有关合。

③ 善于承接，得情得神。

④ 语有分寸，若果小孩子再发议论，便不成理。

⑤ 名为自主之国，久已不能自主者，即此。

⑥ 自由有界，我之自由不能为人所侵，故须恢复此权限。不但要伸我权利也。

⑦ “原来如此”一语传神，将上文无数铺叙都激在此一语中矣。

第二回

譬触电激发思想 因看会疑扰病魔

上回说到黄通理的妻子进至卧室，凭空将房门关起。他那大儿子在房外喊起来，那时自有个所以然之故。如今先要略叙黄通理妻子的出身事情，两头话不能并作一头说，只好把那所以然之故，暂搁不提。

却说这黄通理妻子，她娘家也是世代书香，从小儿就死了父母，是她一个房分婶娘带了去抚养，乳名叫做秀秋，后来做黄家的养媳，因为未曾圆房，当他是女儿看待，家下人都称她为黄小姐，至今谈的人，就反把他娘家的姓一时忘了，这也无关紧要。可怜这黄小姐，从小没了父母，到她那婶娘身边才两三岁。婶娘既不是嫡亲的，性情又不甚厚道，平时待这黄小姐，饥一顿，饱一顿，勉勉强强，过了四岁，就当作丫鬟使用。到六七岁上，把一切粗重的事都逼着她做。夏天任他睡在蚊子堆里，冬天大冷天，也只给她一件破棉袄，冻的渐渐的抖，拖了鼻涕出来，还要打要骂。一年到头，疾病痛痒，更是毫不相关。却有一件，天天那双脚是要亲手替她裹的，裹起来使着手劲，不顾死活，弄得血肉淋漓，哭声震地，无一天不为裹脚打个半死。有时他房分叔子听不过，说：“你也耐性，慢慢的与她收束。若是收束不紧，也就随便些，一定弄到哭喊连天同杀猪一般，给左邻右舍听见，还道是凌虐他，是何苦呢？”他婶娘道：“这女孩子的事，用不着你男子汉管。原为她是个没娘的孩子，将来走到人面前，一双蒲鞋头的大脚，怎样见人？偏生她这撒娇撒泼的脾气，一点儿疼痛都忍不住，手还不曾碰到她的脚，她先眼泪簌簌的下来，支开嘴就哭，叫人可恨。恨她不是我养的，要是我养的女儿，依我性子，早就打死了！不然，也要砸断她的脚跟，撕掉她几个脚趾头。若是左邻右舍说我凌虐她，请问那个邻居家的堂客们不是小脚？脚不是裹小的？谁又是天生成的呢？如今我不替她裹也使得，日后说起婆婆家来，却要说我婶娘：既然抚养了她，不讲什么描龙刺凤的事，不去教导她也还罢了，怎么连这双脚都不问信？如此传出去，不但我受了冤枉，只怕人家打听打听，无人肯要，倒耽误了这孩子的终身，对不住他那死过

的爹娘！再说大脚嫁不出去，你就养她一世不成？看你有饭还怕吃不完呢。”^① 絮絮叨叨，一面说，一面更咬紧牙关，死命的裹。黄小姐那时虽然年纪小，听了她婶娘这一番话，晓得他的利害，也就死命熬住了疼，把眼泪望肚里淌。以后一天一天的都是如此。^②

那年她婶娘的儿子开蒙，在村上一个村馆里上学，就叫黄小姐每日挟了书包送他进馆，上午送中饭，下午领回来，一日三趟，都是黄小姐奔跑。她那儿子顽劣异常，若是这三趟之中在路上跌了，或是有什么惊吓，这就是黄小姐晦气，总说是欺侮了她，作弄了她，不是臭骂，便是毒打。试想，黄小姐一双半烂不断小脚，年纪又同他婶娘的儿子差不多，怎样追随得上？照应得来？常常就暗中饮泣，说：“我与他是一家人，不过他有父母，我无父母，我既做了他的女跟班，还要吃多少冤枉苦，真真女孩子不是人！可惜我是女孩子，要也是男孩子，虽然也同今日一般的苦命，定归趁着还学堂的时候，背地里要问问先生，多识几个字，等到大来，也好自寻饭吃。别的不讲先不先，这双脚那怕生个疔，害个疮，也不会这般的痛楚。”^③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看看又是年把功夫，黄小姐已经九岁望十岁了，在那婶娘手下受的磨折，吃的苦恼，也言之不尽。十岁上发了一身痧子，又出了天花，这两桩都是小孩子要紧的事，随便什么贫苦人家，他女儿遇了这个当口，总得要调护着些。那天花又是险症，没有不请个小儿科，吃副把药，避几天风，还要忌生人往来。落在富贵之家，更不消说，当那天花将发未发之前，就连吃的发物，如雄鸡、鲫鱼、蘑菇之类，也要花上多少钱。那时黄小姐不讲这个，简直比贫苦人的女儿还不如。她婶娘就不曾问过信。也是黄小姐的天命，日后要从那黄家做出些烈烈轰轰的事，于这自由村上，大有关系，所以她这两桩病轻轻发过了，连自己都不知不觉。这是后话慢表。

自从这年之后，她婶娘却已亡故，就有黄通理家领了去做养媳妇儿。那时黄通理也是寻常一个小孩子，并无姊妹弟兄。过了几年，圆了房，一直跟着黄通理，也不过会些寻常操作，安安稳稳的做个妇道人家。平时只听得人说什么三从四德，自家想：那四德的“德”“容”两字是说不上，言字不懂是怎样讲，若说是能言舌辨，只怕是男子的事，不应该妇女上前。至于那“功”字，又件件不曾学得。在家从父，我从小又是没父母的人，如今只索从了丈夫，日后从了儿子就完了，但不知自古以来男女是一样的人，怎么做了个女人，就连头都不好伸一伸，腰都不许直一直？脚是吃尽了苦，一定要裹得小小的。终身终世，除了生男育女，只许吃着现成饭，大不了做点针黹，织点机，洗洗衣裳，烧烧饭，此外天大的事，都不能管。像是我细巧事不会，相貌又不好，幸亏丈夫还

① 多少动听的话，只在此一句最是切己。

② 此处亦为黄绣球后文立案。

③ 此处语语反跌。

体谅我，从小儿在婶娘身边，失了教导，一切不与我计较。只可惜我苦命投生了女人，终久不能显亲扬名，不能帮着丈夫在外面干些正事，只好闷在大门里头，有话也不敢说。几时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，能够出出面，做做事情，就好了。这是黄小姐一向怀着的鬼胎，不过有此思想，并未有何事触激他的脑筋，晓得世界上的男女，本来各有天赋之权，可以各做各事，所以他这思想，还是从小时候受他婶娘的苦处，自怨自恨而来，并不知女子本有女子的责任，不应放弃的道理。因此上跟了黄通理十几年，习惯自然，这种思想也渐渐的忘了。却是他这思想，譬如一件东西，含有电质在内，浑浑融融，初无表见，碰着了引电之物，将那电气一触，不由的便有电光闪出，可以烧着了衣服，毁穿了房子，其势猛不可遏，猝不及防。电气含得愈多，发作得愈烈愈大。

当日他听黄通理的话，无意中问了一句：“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，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？”黄通理却一跃而起，说：“怎么没有？”就如触动了他的电气，把他那一向所有，十几年渐渐忘了的思想，顷刻间兜上心来，故接着只说得“有就好了”四字，翻身就走，不暇往下再问。他这“有就好了”四字之中，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景，有无限恍悟决断的精神！在他自己，亦莫知所以然。一念之间，想道：“要做事，先要能走路；要走路，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。如今这脚底下缠了几十层的布条，垫了两三寸的木头，慢说要与男子一同做事，就是走路，也不能同男子大摇大摆，这便如何使得？”所以就急忙忙关起房门，要去放那双脚。这个原故，也交代出了。

却说当时他只趁一时之性，原不曾计及女人的脚是能放不能放，放了能走不能走，等他那儿子在门外乱敲乱喊，他反狐疑起来，说只怕要去问问他老子，于是重新开出房门，搀着他大儿子，又到了书房。^① 只见黄通理与他小儿子坐在那里，对着一个地球仪，指手画脚的说。他那大儿子也就挤上去看。^② 黄通理便对他妻子道：“你去罢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不要在这里搅扰，让我同两个孩子讲些学问。”他妻子道：“方才我不是问过你，说女子也可以出来做事，既是可做事，也就可以谈谈学问。虽然我年纪大了，究竟还比你小得多，你同孩子们讲的，不信我就懂得。向来我只道是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样做事，故此十几年来，只还我的女子本分。如今想要在本分之外，再做些事来，也好帮着你教教两个儿子。”黄通理听了，喜不可支，便问：“你若要做事，却先做那一桩？”他妻子说：“只要是地球上体面的事，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。”黄通理不觉笑道：“我们这村上，不过是地球上万万分之一分子。我是个男人，要从这万万分之一分子，寻个做事的方针，还无可下手，你一个女子，小脚伶仃的，就算能做事，应着俗语所说‘帮夫教子’，也不过尽你一人的愚心，成了我一家的私业，好容易说到地球上的体面。你看这地球仪上，画的五洲形势，其中经纬度数，面积方里，盛衰沿革，野蛮文明，许

① 此处仍作停蓄，不使一泄而下，既得情事，又为开下文波折，无脉断筋续之病。

② 自此即引入黄绣球所以名绣球之故。草蛇灰线，泯然无笔墨痕。

多有学问的专门名家都考究不尽，单讲那地球上地理科学的范围，有关于地球表面之天文地质等事，有关于地球上政治生业等事，宏纲细目，除非像孩子们，六七岁时就研究起来，动得他的观念，发达他的心思，然后他们好各就其材力性质，做得地球上一两件的事。^①但是地球上的地理学，是先从自己的知识扩充，由自己所住一乡一里的知识，扩而至于外乡外里；由外乡外里的知识，又扩而至于我的国度；由我的国度，扩而至于别的国度，然后能就全地球的事，考究得失，做他出来。不是什么读书的只为取功名，种田的只为收租税，做生意的只为赚铜钱，就叫做做事了。”^②

他妻子接道：“这样说，做女人的也不是只为梳头裹脚做活计，是明明白白的了，怎见得我就不能扩充知识？只要你有什么知识，换与我，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换与你，再给两个孩子们开通些知识，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。从我们一家四个人，再慢慢的推到一个村上，那怕他风气不行。^③只有一句顶要紧的话问你：像我这一双受罪脚，可以放得放不得？^④方才我倒要放他开来，又恐怕是放不得的，要问你一声。如今我是问过你，你说可放最好；你说不可放，我也一定放掉他，不能由你作主！”^⑤黄通理又笑道：“放了这脚，却见你女子们开风气的第一着，怎么使不得？只怕放了倒不能走路，又不怕阖村的人笑你吗？”他妻子道：“亏你说出这句话！照你说，一个人站在地球上，不能做点事，不能成个人，才怕人笑话。这我放我的脚，与人什么相干？^⑥他来笑我，我不但不怕人笑，还要叫村上的女人，将来一齐放掉了脚，才称我的心呢。至于走路一层，向来缠紧了几十层的布，垫了二三寸的高底，还要蹒跚蹒跚，一天走到晚。从前小时候，两只脚烂的出血，还跟着我那娣娘的儿子上学，一天走几趟呢。如今虽说是小的走惯了，一放开来，头两天不方便，到十几天后，自然如飞似跑的，走给你看！”

黄通理听了说：“看你不出，一直见个庸庸碌碌的，忽然发出这些思路，好极！好极！”^⑦他妻子道：“从来说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，你看我庸庸碌碌的，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，叫那光彩激射出去，照到地球上，晓得我这村子，虽然是万万分之一分子，非同小可。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，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。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，绣成一个全地球。那时我就不叫‘秀秋’，叫‘绣球’了。就说没有这个大势力，我却发了一个大誓愿，你瞧着罢。”黄通理又连说：“好极！好极！好极！从今以后，我便叫你做黄绣球，把这‘黄绣球’三字，当个记念如何？”

① 此即由市民成族民，由族民合成国民之义。

② 外乡外里，就本国言，扩而至于别国，即是民族帝国主义。此句是因类而及，然欲知本国，不可不知他国，则亦民族主义中应有而不可少者。

③ 前文如许曲折，此语一拍而入。

④ 顺补上文，说不着迹。

⑤ 自由独立之萌芽。

⑥ 自由独立之真理。

⑦ 以黄通理之开通，尚不知其妻，只当他一向庸庸碌碌，知人之难，知人之不易也如此！

他二人说到此处，做书的又要交代一句。黄通理的妻子，以后就统名之曰“黄绣球”，看官却要分清眉目。^①当时说话之间，黄绣球举目一看，不见了他两个儿子在旁，说道：“孩子们往那里去了？”原来他两个儿子，在他二人说话的当口，走出书房之外，听见外边人说，街上有会，他弟兄两个就跑入会场玩耍。黄通理一听，果然不见他弟兄在面前，先出至屋内一寻，又走到大门外一寻，晓得有出会的事，一定去看会了，便进来对黄绣球道：“你关上门，我去寻他们回来。”

少顷，时已过午，黄绣球早把午饭端整，先自吃了。看看交到申牌时分，才见他父子回转，少不得黄通理要教训他孩子们一顿，正在发怒，只见黄绣球穿着他大儿子一双鞋，半旧不新，一跷一拐的，不觉笑道：“你当真已经把脚放掉了？”黄绣球道：“凡事说做就做，有什么不当真！听说外边的会，一连要出三天，你不要骂孩子们，明天我且带了他们去看两天，练练脚劲。”^②黄通理道：“这种事，迷信鬼神，伤风败俗，我们不能禁止，没的还叫孩子们去看！你一向不出大门，如今便说放开了脚，要练练脚劲，也没的要去看会的道理。若讲女人放掉了脚，今天去看会，明天去看戏，就使不得，与你那说的话、发的誓愿，就成了一个大反对，还说什么‘绣那地球上的新花样’，只怕村上的新鲜话把，先让你绣出来了。”黄绣球也不搭白，仍旧一跷一拐的走了开去。

这里黄通理又把些教训孩子的话讲了好半天，回至内室，大家都不谈起，正是一说不休说过便了的常事。不意这晚黄绣球不堪安睡之后，就得了个病，浑身发热，如火炉一般，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。好奇呀，此病从何而来？看官且胡乱的猜上一猜，猜不着的，等做书的下回再说。

① 此处递入下文亦毫无费力。

② 至此始泄尽放脚之事，累曲层折，一笔不平。

第三回

梦中授读英雄传 天外飞来縲绁灾

上回说黄绣球无端得病，便昏昏沉沉的人事不知，怕不是着了邪魔，一定中了时疫，却原来都不相干。

那天黄绣球说要带儿子去看会，被黄通理责备几句，不曾搭白，他那心中就另有一番盘算，想道：“脚是放掉了，究竟放掉了脚之后做点什么事情，自己也没有捉摸。一来虽是粗粗的识几个字，总是不曾读书；二来实实在在，自从进了黄家大门，守着妇女不出闺门之训，一步不敢胡行乱走，大门外东西南北的方向，还辨不清楚，起先原想借看会到外面游览一周，拚着两天功夫，到底看看我们村上是那样风景，有多少山，有多少水，有多少田亩，大略有多少人家，望那一条路去，通着那里，见那一边要道接着这边，再问问一年四季出的，是那些物产。”转念一想：“出得门去，一个人不认识，认识的又无从讲到这些，并且自己不会写字，就耳有所闻，目有所见，也记不清许多。两个孩子又小，不能帮忙。难道出去两天，当真去白白的看会，惹人笑话？再说这事也不是两天弄得清的。”这般那般，嘴里不说，心里是翻来覆去，想不出一个法子，好不烦躁，不觉的他那热血膨胀，激动了心火，一时上升，渐渐的浑身发烧。沉思久倦，便脱衣而睡。

朦胧间走到不知什么所在，抬头看见一所高大牌坊，牌坊顶上，站着一位女子，身上穿的衣服，像戏上扮的杨贵妃，一派古装，却纯是雪雪白的。裙子拖得甚长。脸也不像是本地方人。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。^①正在疑讶，那女子却招手叫他上去，恍恍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。这女子自说：“名字叫做玛利依，姓的是非立般。”黄绣球一想：世上那有这六七个字的名姓？当时听得不懂，说：“我只姓一个字，叫做黄，名字叫绣球，是这村上本地人氏。你奶奶是从何方来的？”这女子说：“你姓黄，是黄家的

^① 写梦境却合。

人，可晓得我是白家的人？”黄绣球听他问得鹘突，说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。这女子不答，随手在身边摸出几本小书册子，指与黄绣球看。上面弯弯曲曲，横横斜斜，画得一排一排的，并不见有一个字，便问：“这画的何物？怎么没有字迹？看他何用？”这女子又从新拿出一本书来，上面却有三个大字。黄绣球只认得一个，说：“当中不见一个雌雄的雄字吗？”^①这女子道：“是呀，你既知道有雌雄之义，雌雄是就禽鸟讲的，怎么历来的人，都把男子比作雄，女子比作雌？说是‘女子只可雌伏，男子才可雄飞’，这句话我却不信，人那能比得禽鸟？男人女人，又都一样的有四肢五官，一样的穿衣吃饭，一样是国家百姓，何处有个偏枯？偏偏自古以来，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愿雌伏一世；稍为发扬点的，人就说他发雌威，骂他雌老虎。一班发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，也一味只晓得瞎吵瞎闹，为钱财斗气，与妾妇争风，落得个悍妒之名，同那粗鲁野蛮的男子一样，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压制，永远雌伏，不得出头了。”

数语打上了黄绣球的心坎，甚为欢喜，说：“奶奶怎么就是神仙，知道我的心事？你便不是神仙，也真真是我的知己。我有些话与你意见相同，不嫌唐突，我便说了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我何尝是个神仙？既承你引为知己，有话请讲。若是其中有什么委曲难解的事，或者还可细细的商量。”黄绣球听了，更加高兴，就把他怎样怎样的话，前前后后述了一遍。这女子听完了，默不作声，半晌说道：“这是你黄姓村上的事，自然你姓黄的人关心切己，与我白家无涉。”^②你黄家果然像你做得出点儿事，岂不叫我白家减色？^③我白家人也不少，向来男男女女到你们贵村上来的很多，想是你不出大门，不曾看见过。^④来者无非总在贵村上，把你们的花样搁在一边，另外翻点花样，占些光去。^⑤近来你们的花样，霉的霉，烂的烂，原来都是纸糊的，就如女工一般，只好描描，不能上得绷架子，动针动线，那里还能够用锦绣铺起绒来，平起金来，洒起什么花来？”

话犹未了，这里黄绣球兀自想着：说这人的话好不蹊跷！听他的口气，不但请教不出他什么主意，怕他把我的事还要告诉他白家人，来拆我场子，我倒上了他老大的当。那心中一时万分急躁。^⑥所以他形神合离之间，神魂忽然一躁，形体也就忽然一热。

话休烦絮，且说那女子话犹未了，只见黄绣球呆呆的不曾理会他，猜着他心中不服，倒真是一个立志自强的女子，便拍一拍黄绣球的肩，说：“闲话少谈，你方才见的那三个大字的书。与几本小册子，我都送了你罢。”黄绣球说：“你送我无用，我连三个大字都识不完，其中的文理，同那小册子上弯弯曲曲的一式，更不解何物。你若不弃，

① 又就字生出波澜心思，笔墨之话，极一时行文之乐。且随手皆是本书妙谛。

② 又作一势，总不使有平笔。

③ 崇拜外人者听着。

④ 回映黄绣球之语，了然无迹。

⑤ 交结外人者听着。

⑥ 如今便是白家人直直指着骂，也不知道谁能如黄绣球听得出口气，怕上当的还甘心上当而不悔呢。

何妨讲给我听听，再让带回家去，请教别人。”那女子道：“这三个大字的书，书面上是中国字，从我们那边翻译出来的，三个字叫做‘英雄传’。做这传的人，生在罗马国，把他本国的人同以前希腊国的人各拣了二十五位，都是大军人、大政治家、大立法家，一抵一个的两相比较。我自十岁上，就很爱看这个传。后来听说有两位著名将相，一个叫俾士麦，读此传最熟；一个拿破仑，至终身未尝释手。这些小册子却是我自己从前做的，你看这两书里面都是弯弯曲曲画的，委实就是我们的字。也难怪你不识，如今我且略略的与你讲些。”就讲了好大一会，黄绣球竟不觉的十分解悟，模模糊糊，像是那弯弯曲曲画的，都变了字。又像这些字，都认惯的，一目十行而下，不多几刻，便把两种书中的大概，都记着了。停了一停，再抬头看时，像又不是那个女子，向着黄绣球说道：“这两种书，你看了虽通知大意，但还不是你的学问程度。”^①就另外取出一本书来，薄薄的不过二三十张，却全是中国字，指着说道：“这是教育上讲求地理的教授法子，怎样晓得地理上的生物，怎样晓得地理上的人种，又怎样晓得所居的地理，推而至于各处的地理，包括一切，照此一本书求之，无所不有。”^②譬如由你村上的日用常品，考求制造工艺的好歹；由你村上的市面，考求远方贸易的利益；由你村上的儒释道三教，考求各处的非儒非释非道的宗派。看了此书，就有个着手。”黄绣球一面听，一面看，一面心中想起黄通理同两个儿子，说：“可惜他们没有同来，不然倒好大家听听。我且记住了，这个有牌坊的地方，回去同丈夫说知，一同再来。”^③但此女子是外方人口音打扮，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的呢，还是路过的？须问明白了。^④

正想着，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，远远的像在云端里去了。须臾，连牌坊也就不见，心中又想到：“只难道是白衣观音吗？我向来也不曾相信菩萨，奉个观音斋，怎么他会来点化？我不去管他，我取了这几本书，快点回去罢。”^⑤一转身听见人问他说：“你怎样了？”原来其时天已黎明，黄绣球身热已退，黄通理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沉沉，至此才翻转身来，故而问他怎样。黄绣球听见说：“我并不怎样，我都领会得，谢谢你，我去了。”^⑥黄通理晓得他是梦话，拍醒了他。黄绣球一看，才也自家晓得是梦，略安息了一回，便照常起身。梦中的事，居然记得碧清，顿然脑识大开，比不到什么抽换肠胃，纳入聪明智慧的那些无稽之谈，却是因感生梦，因梦生悟，把那梦中女子所讲的书，开了思路，得着头绪，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，豁然贯通。

当日早晨，因着别的事，未及谈此梦境。^⑦后来想起，现在村上，从未听见有姓白

① 写梦境入理，若非梦境要黄绣球忽然识字，又忽然读书，岂不费无数斡旋也说不去？

② 此非言地理也，民族主义皆由地理上生出观念，达其目的也。

③ 又脱卸下去，了然无迹，只是入情、入神、入理耳。

④ 确是梦境。

⑤ 确是梦境。

⑥ 绝好梦境。

⑦ 仍作一曲，不遽然接着与黄通理说梦，总是推波助澜，有生法，有意绪，要使前后上下骨节通灵。

的人家，甚么有个白家古坟。今天原说去看会，不管识路不识路，一定同两个儿子出去，打听打听。主意想定，这日果然趁着黄通理不知，搀了两个儿子，向门外一跑。只得那双脚到底新放开来，跑不上去，反惹得街上人家见了惊奇古怪，一齐哄上来看。有些邻舍妇女与黄绣球认识的，还只当他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，个个诧异，都来动问。那时反把黄绣球挤住去路，大不耐烦，脚又实在还不能走，就搀了他儿子回转。一班人跟在后头，此说彼猜，纷纷议论，一直跟到黄绣球家门口，男的散了一半，一半还立在门外，等听新闻。那些女的就跟进大门内，有看的，有问的。黄绣球却不慌不忙，对着众人说道：“大众不见为我这双脚的希罕吗？其中却有些希罕的事情，今日我来不及说，明天让我出空一间屋子，请诸位过来坐着，细细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喜欢听的。”那时黄通理见黄绣球惹出这件事回家，颇为着急，不想黄绣球如此机变，一时就打发开去。

到了第二天，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门前探问，随后陆续而来。刚过早饭时候，已经挤满屋子，都要听这希罕奇闻。黄绣球是预先准备，连黄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稿。这一天见来的很是不少，黄通理更代为踌躇，怕的越来越多，容不下去，而且难免有趁火打劫，顺手牵羊的事。只听见黄绣球又对着众人道：“我这屋子不宽，这希罕机密的事。又不便给男人们听着，各位姊姊嫂嫂，快请进来，暂吃杯茶，等我把大门关一关再说。”那时有的要回去有事，有的带了小孩子不安顿，也就散去几个。还剩得十几个，却与黄绣球家是相识，就不客气，穿房入房的，各自坐下。有的先去扯着黄通理问：“到底怎样？”黄通理陪笑不答。不一时黄绣球邀齐了这十几位，坐在屋子内，同他们讲论一番，前前后后，细细到到，把他发心放脚的原故与那妇道家也好讲学问做事业的情事，又说起他所做的梦来。众人听着，都诧为奇闻，面面相觑，有的笑着，有的听了出神。黄绣球只是侃侃而谈，全不像他平时的性质。黄通理在旁，却暗暗称异，说：“怎么他竟变了一个人？这些竟讲得淋漓透澈。若是我家设一个讲坛，开一个演说会，请他演说演说，倒是一位好手。恐怕当日那位广东薛锦琴女史，也不过如此。^①但是大凡的女豪杰、女志士，总读过书，有点实在学问，游历些文明之地，才能做得到。如今他却像是别有天授的。便这般开通发达，真令人莫测。”再听时，黄绣球正在那里问什么牌坊，什么姓白的人家，众人都说不知。黄通理便问：“这是你前日梦中的事吗？你再讲一遍我听听。”于是又述了一遍，黄通理就明白了，^②说：“这且不忙，此时你看天已过午，大家既晓得你这放脚的事，也该歇息，料理午饭，请各位嫂们用过饭去。”大家听得希奇，正自忘记了，一句话提醒，大家才觉得是有些饿，就各自告辞。有两位

① 语非泛说，全为后文立竿。

② 说梦断无再复写前文之理，看他偏从黄通理问入，不从黄绣球说出，善于布置，其好处只是不肯将笔放平。

托熟的，就留住吃饭，不提。

且说那出去的几位妇女把所听的话传扬出来，无不当做一件奇闻，说是一桩怪事。从此黄绣球家，天天有人来看。黄绣球也就天天对他们讲那些话。一班男子们也天天有人来与黄通理谈论，人多口杂，不去记他。只有些人论：黄通理治家不严，任听妻子装妖作怪，弄出些新鲜事来。或又说：“不是黄通理不好，都是他要修什么房子，乱动了土，拆了木头，冲撞了太岁，所以惹出些狐鬼，附着他夫妻，颠颠倒倒，弄些笑话。这还不打紧，若是传到官府耳朵里，说是女扮男装，照起律例来，一定要拿办的。他们左邻右舍，当是好玩意儿，不去规劝些，赶紧叫他敛迹，等到拿起来，就是一个扶同隐匿的罪名，干连互坐，可不冤枉杀了！”街谈巷议，这么三长两短的起先当作奇闻，后来都当作一件大事，奔走相告。黄通理晓得辩驳不清，就嘱咐黄绣球：“且在家内多看看书，多养养知识，暂时不要出头露面，与人家谈说。慢慢的走下来，遇着一两个闺房同志，或是我遇着了一两个同志人，再看事行事，推广开来，就不至大惊小怪的了。”

如此歇了好几日，黄绣球与黄通理事过境迁，已不在心上，黄通理将黄绣球的梦，推详了，已解说与他听过，说：“这是法国的罗兰夫人，在一百数十年前时候。”黄绣球问：“她说的姓，明明是三个字的非立般，并不姓罗。又说是白家的人。”黄通理道：“她二十五岁上嫁了一个姓福拉底，名字叫罗兰的，后人都称她为罗兰夫人。至于那白家两个字，这是句寓意的话。当今地球上的人，共分五种，五种有五种的面色：一种黄，一种白，那三种是棱色、黑色、红色。这五种是通行之称，其实不过是黄白两种为大族。凡外国人，如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罗斯，以及荷兰、瑞典、意大利、西班牙各国，都是白种。像我们村上的人，都是黄种。白种的人，在欧罗巴洲；黄种的人，在亚细亚洲，这是有书可以考求的，且不必说。^①向来只说白种人的文明，一切学问事业，都是他们白种的好，我们黄种的人，无不落后。所以你的意思，在梦中说给那罗兰夫人听了，夫人料着你是黄种的微弱女子，怎样能做事，替黄种生色，什么白家不白家，就是指他们种类而言，奚落你的。但是这罗兰夫人，生平最爱讲平等自由的道理，故此游行到我们自由村，恰遇着你一时发的理想，感动她的爱情，遂将她生平的宗旨学问，在梦中指授了你。我自此多买些有用的书，回来同你研究研究。你的知识作用，将来虽不必处那罗兰夫人的境地，不必学那夫人的激烈，自然也非同小可，眼前万不可着急。天下事只怕无人发起，所以前几天，我独自忧虑，想要谋之于人，而今忽然得了你这样的猛进，叫我也退避三舍，这个幸福，是万万意想不到。既然得了你，这事就有了发起的原因，逐渐的造因，逐渐的结果，断非一时能因果并成的。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质，要一一化分出来，也不是一日之功，你道这话如何？”^②黄绣球又道：“我梦中像另有一

① 此段不可不述。

② 说理精切。

个人。给我一本书，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，我都还记得，只不知是何书名。如今最要紧你那句话，多买些书看看，趁着外边来问我放脚的机会，好同他们谈谈，引些同志的来，叫他们开开知识，自然也不会大惊小怪的了。”

话分两头，这里黄通理与黄绣球自在家中谈论，那外边传出来的谣言，却也纷纷未息。每日里都还有几起人，到黄通理处探访，只是看不出什么动静，不过总疑心黄绣球的脚放得稀奇，黄绣球的话，说得别致。谣言百出，果然就有黄氏族中多事之人传到官府里去，说黄通理的妻子黄绣球，行为诡秘，妖言惑众，派了差役来拿。恰值黄通理不在家，不问皂白，就将黄绣球带去，发与官媒看管。一二十天来，黄通理本不曾预备竟有此一着，临时才在外听见风声，事已不及。后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

第 四 回

借风使篷图得幸福 随案了事买到便宜

上回说黄绣球被拿到官，黄通理闻风而回，自想：这件事真出于意外，必须自家投到，申诉明白，不能平白地叫妻子妄受诬辱。急忙写好一张诉呈，把家中托了一个可靠的人看顾门户，又接了一位上年纪的奶奶们，照应孩子，不及吃饭，走到衙前，照着衙门口的规矩，要递上那张呈子。衙门口的人说：“这事本官尚未过堂，等过堂时，少不得妇女犯法，罪坐家长，自然要补提的。你且在外静候，如今递上这张呈子去，虽说是自行投到，本官收了呈子，未必就批，批了，未必就问，说不定也要管押几天，这就你们两口子一同缚住了身体。外面打点不来，家中更要着急。你老是漂亮的，只要留着人，在外面打点得光，不说你这张呈子，简直的不必递，就是你令正，也安安稳稳的，包管无事。我们晓得这事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的凭据，不过本官听着外面谣言，一时发作，料想不是大不了的。”一席话，说得黄通理心下恍然，当下即邀了这衙门口的人到一间茶坊内，说道：“我这件事，全仰仗于你，怎样的先请你领我与妻子一见，请我安慰他一声。或是请你打个主意，先将他保释出来，再行候审。这其中的道理，请你讲一句，我总得尽个心意，不待商量的。”那人沉吟了一回，说：“你老要去见你令正，却是容易，我先叫一个人去，关照媒婆家，其中的事情，你都交给我，只管放心。但是取保一层，现在不必，大约本官在这一两天内就要问的。我替你先在里面打通门路，等到过堂时，说不定问一堂就可了结。万一本官断结不了，再取保不迟。^①你老既托了我，我必不误你的事，大家同是一村的人，话总好说。我不误你，你老自然心上明白。这时候你先回去一趟，我在此等你。你来了就可到媒婆家去看你令正，一切都极容易办的。”黄通理想着他叫我回去一趟的意思，心上一拎，在身边暗暗的一摸，恰好带着两张钱票子，数虽不多，眼前尽可点缀，便笑说：“诸事关爱，承情之至。”又凑着他的手臂，低

^① 此语有伏线。